

空九是我载梦的小船

○胡运昆（1979级热能）

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旅途是从清华园开始的，清华大学既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心中的圣地。

空九班集体是一条小船，载着全班同学的青春和理想，穿过清华这条通往光明的河流，把我们送进祖国改革开放的海洋，去实现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的梦想。

离开学校已四十载，入学时自己还是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踏入社会后，心中不时会想起母校的校训，常回忆起母校的容颜，大礼堂的圆顶、图书馆的红墙、高高的主楼台阶和清华学堂不灭的灯光。照澜院的小路上曾经留下了我青春的脚步，阶梯教室的黑板上也记载着我朦胧的理想。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才发现人生既波澜壮阔又如此简单。回眸历程，我们全班同学都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见证了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的过程。匆忙的脚步使我们忽略了太多美好的情怀，现在应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记忆深处那五年的清华岁月，回忆难忘的集体生活，品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青葱岁月。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理想、值得追忆的年代。经过铭心刻骨的高考，我终于带着亲人的嘱托和老师的期望，从昆明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程，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从火车站乘校车到清华大学新生接待点用了两个多

小时，路途虽然不易，但是我内心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我清晰地记得，迎接我的是赵庆珠老师和空八的学长。赵老师是我五年大学生活中唯一的班主任，是五年如一日像母亲一般用全身心关爱着我们的人。

我们班有35个同学，25个男同学和10个女同学，分别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最多的是北京同学，有三男三女；其次是上海同学，有两男一女；其他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一到两个人。年龄最大的是28岁的北京同学常安中，年龄最小的是山东同学王玉华，那时才15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纪是在18到20岁。班主任赵老师是清华毕业的老学长，不只教学与科研工作十分优秀，而且还有“清华郭兰英”的称号，后来不仅参加了清华同方的创建过程，还在首都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记忆中



2014年，返校参加校庆时与老师合影，前排左5为赵庆珠老师，最后一排右1为胡运昆

清华最响亮的口号，崇尚体育、强身健体是学校的传统。紧张学习的同时，每个同学都不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学校的大喇叭就响起激昂的背景音乐——《运动员进行曲》，广播里发出热情昂扬的号召：“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图书馆和宿舍，涌向田径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或者跑在通往圆明园的小路上。

大学五年，我们班的两任班长为班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班级的主心骨，也是我们的楷模和榜样，对我们全班同学影响深远。第一任班长常安中，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比我大12岁。安中同学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回城返京当过工人，阅历特别丰富，学习勤奋努力，为人和蔼可亲，特别关心同学。在我学习上或者思想上出现困惑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给我答疑解惑。毕业后安中同学留校任教，最后还和我们班的大姐林梅喜结连理，双双赴美深造。

我们班的第二任班长是姜胜耀同学，他和我住一个宿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彼此的感情也比较深厚。他为人宽厚，学习特别刻苦，做事有毅力，确实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后他考入清华核研院读研究生，后来到德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回校任教，并且与我们班才女吴莘馨喜结良缘，双双成为了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老姜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与学校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校师生为母校一流大学的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班有十位女同学，女生人数当

时是不是全校最多的我不能肯定，但肯定是全系最多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各种款的都有”。我们班的女生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温婉贤淑、秀外慧中。当时学校不提倡学生谈恋爱，虽然很多青年才俊跃跃欲试，但大多都没有得手，倒是我们班前后两任班长技高一筹，充分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娶得美人归。

现在留在国内发展的女同学，不是知名教授就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是所在单位的领军人物。我们班的才女朱颖心、吴莘馨、张欢同学，一直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经成为国内各自学科的学术领头人。后来听赵庆珠老师说，当年我们班李玢和张欢两个女生还在北京和天津的选美比赛中获奖，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份光荣吧！

民以食为天，清华的食堂是每一个清华学子难忘的记忆，学校的伙食享受国家的补贴，降低了学生的负担。我们热能系在学生六食堂定点吃饭，建工系定点的五食堂离我们也不远，所以大家偶尔也去换个环境感受一下。记得最清楚的是早餐的大油饼，金黄的油饼是长方形的，中间有两条缝，吃起来油而不腻，香味宜人，再配上咸菜就着稀饭吃，感觉十分的畅快和满足。另一个让我难忘的就是“佛手”，芝麻酱放进发面里做成馒头再切几条口子，面皮翻开让芝麻酱露了点出来，像一只白白胖胖的手，非常受欢迎，去晚了还经常买不到。总之，当年清华的学生食堂对我来讲已经是美食天堂，让我至今难忘。

清华面积大，上课是骑着自行车跑点，一会跑阶梯教室，一会跑化学馆，一会跑三院，一会跑清华学堂，可以说就是毛主席说的“运动战”和“麻雀战”。自习时间学生自行安排，我自习常去的是三

□ 值年园地

院、三教和图书馆，图书馆的座位靠抢，错过了时机就不容易占到位。

学校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先后安排我们到食堂帮厨，到金工车间、南京和大连实习，创造不同的机会让我们了解社会和理解专业的工程实践。通过金工实习，我初步了解车、钳、铣、刨、磨、铸造等机械加工的基础工艺和操作技能，通过南京实习，我初步了解所学专业的基本工程概念，参与了工程实践，大连实习则是对所学专业工程理论的深化和细化。

到食堂帮厨使我深深感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为通过几次帮厨，我的表现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逐

步升级成关照，到后来，我的面票也可以打到米饭了，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就是天大的关爱。

我五年大学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让我倍感自豪的一点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光荣的班集体里，我们的班集体中有慈爱的老师和品学兼优的同学，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了不同的温暖，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我们空九班连续五年都获得校级先进班集体称号，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应该也为数不多，对此我深感自豪，至今难忘。

亲爱的母校，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
1979级空九班，永远是我载梦的小船！

毕业“而立”之年，忆数学江湖

○ 曹 阳（1989级数学）

毕业三十年之际，回忆清华五年岁月，重点写写几位恩师。交代个背景，清华数学系虽然在数学界排名不高，但是虎瘦雄风在，看在清华这个牌子的面子上，前辈高人对我们系也提了不少建议。本文后面要提及的许以超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数学界从华罗庚老先生以下，没有不爱看武侠小说的，所以数学界就像个武林。许先生的话是不错的，而当时的清华数学系在这个武林里面，地位大概算是五岳剑派的华山派吧。

那时候国际上有两大高人时不时光临指导一下：林家翘先生叮嘱系主任萧树铁先生要提高应用数学的培养，算是剑宗一派的祖师爷，而陈省身先生指示要加强纯数学的培养，算是气宗一派的祖师爷。萧先生本人是剑宗的，但是不管是国际大

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都是气宗占了上风。那时候的副系主任是我的老恩师李庆扬先生，可惜和风清扬的名字差了点儿，没法儿提升剑宗实力。但萧先生那会儿觉得清华数学系发展气宗肯定比不过咱们的老邻居北大，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这帮弟子们最后能够在剑宗上面开花结果。当然了，风



曹阳毕业时与萧树铁先生（左）合影，萧先生是数学系当年的系主任